

欽定晉書

卷之十
四六五

晉書卷四十六

唐太宗文皇帝御筆

列傳第十六

劉頌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漢廣陵厲王胥之後也世爲名族同郡有雷蔣穀魯四姓皆出其下時人爲之語曰雷蔣穀魯劉最爲祖父觀平陽太守頌少能辨物理爲時人所稱察孝廉舉秀才皆不就文帝辟爲相府掾奉使于蜀時蜀新平人飢土荒頌表求振貸不待報而行由是除名武帝踐阼拜尚書三公郎典科律申冤訟累遷中

書侍郎咸寧中詔頌與散騎郎白褒巡撫荆揚以奉使稱旨轉黃門郎遷議郎守廷尉時尚書令史扈寅非罪下獄詔使考竟頌執據無罪寅遂得免時人以頌比張釋之在職六年號爲詳平會滅吳諸將爭功遣頌校其事以王渾爲上功王濬爲中功帝以頌持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不行轉任河內臨發上便宜多所納用郡界多公主水碓遏塞流水轉爲浸害頌表罷之百姓獲其便利尋以母憂去職服闋除淮南相在官嚴整甚有政績舊修芍陂年用數萬人豪彊兼并孤貧失業頌使大小戮力計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惠頌在郡上疏曰臣昔

忝河內臨辭受詔卿所言悉要事宜小大數以聞恒苦
多事或不能悉有報勿以爲疑臣受詔之日喜懼交集
益思自竭用忘其鄙願以螢燭增暉重光到郡草具所
陳如左未及書上會臣嬰丁天罰寢頓累年今謹封上
前事臣雖才不經國言淺多違猶願陛下垂省使臣微
誠得經聖鑒不總棄於常案如有足採冀補萬一伏見
詔書開啟土宇以支百世封建戚屬咸出之藩夫豈不
懷公理然也樹國全制始成於今超秦漢魏氏之局節
紹王帝三代之絕跡功被無外光流後裔巍巍盛美三
五之君始有慙德何則彼因自然而就之異乎絕跡之

後更創之雖然封幼稚皇子於吳蜀臣之愚慮謂未盡善夫吳越剽輕庸蜀險絕此故變覺之所出易生風塵之地且自吳平以來東南六州將士更守江表此時之至患也又內兵外守吳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壯王以鎮撫之使內外各安其舊又孫氏爲國文武衆職數擬天朝一旦堙替同於編戶不識所蒙更生之恩而災困逼身自謂失地用懷不靖今得長王以臨其國隨才授任文武竝敘士卒百役不出其鄉求富貴者取之於國內內兵得散新邦又安兩獲其所於事爲宜宜取同姓諸王年二十以上人才高者分王吳蜀以其去近就遠

割裂土宇令倍於舊以徙封故地用王幼稚須皇子長
乃遣君之於事無晚也急所須地交得長主此事宜也
臣所陳封建今大義已舉然餘衆事儻有足採以叅成
制故皆并列本事臣聞不憚危悔之患而願獻所見者
盡忠之臣也垂聽逆耳甘納苦言者濟世之君也臣以
期運幸遇無諱之朝雖當抗疏陳辭汎論政體猶未悉
所見指言得失徒荷恩寵不異凡流臣竊自愧不盡忠
規無以上報謹列所見如左臣誠未自許所言必當然
要以不隱所懷爲上報之節若萬一足採則微臣更生
之年如皆瞽妄則國之福也願陛下缺半日之間垂省

臣言伏惟陛下雖應天順人龍飛踐阼爲創業之主然所遇之時實是叔世何則漢末陵遲閭閻豎用事小人專朝君子在野政荒衆散遂以亂亡魏武帝以經略之才撥煩理亂兼肅文教積數十年至于延康之初然後吏清下順法始大行逮至文明二帝奢淫驕縱傾殆之主也然內盛臺榭聲色之娛外當三方英豪嚴敵事成克舉少有愆違其故何也實賴前緒以濟勲業然法物政刑固已漸頽矣自嘉平之初晉祚始基逮于咸熙之末其間累年雖鈇鉞屢斷翦除凶醜然其存者咸蒙遭時之恩不軌於法泰始之初陛下踐阼其所服乘皆先代

功臣之肩非其子孫則其曾立古人有言膏粱之性難正故曰時遇叔世當此之秋天地之位始定四海洗心整綱之會也然陛下猶以用才因宜法寬有由積之在素異於漢魏之先三祖崛起易朝之爲未可一旦直繩御下誠時宜也然至所以爲政矯世衆務自宜漸出公塗法正威斷日遷就肅譬由行舟雖不橫截迅流然俄向所趣漸靡而往終得其濟積微稍著以至于今可以言政而自泰始以來將三十年政功美績未稱聖旨凡諸事業不茂既往以陛下明聖猶未及叔世之弊以成始初之隆傳之後世不無慮乎意者臣言豈不少槩聖

心夫顧惟萬載之事理在二端天下大器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目下之政政安遺業使數世賴之若乃兼建諸侯而樹藩屏深根固蒂則祚延無窮可以比跡三代如或當身之政遺風餘烈不及後嗣雖樹親戚而成國之制不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以安大業若未盡其理雖經異時憂責猶追在陛下將如之何願陛下善當今之政樹不拔之勢則天下無遺憂矣夫聖明不世及後嗣不必賢此天理之常也故善爲天下者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爲邦近多違而遠

慮固聖王推終始之弊權輕重之理包彼小違以據大安然後足以藩固內外維鎮九服夫武王聖主也成王賢王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無窮也且善言今者必有驗之於古唐虞以前書文殘缺其事難詳至於三代則並建明德及興王之顯親列爵五等開國承家以藩屏帝室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歲遠者僅將千載逮至秦氏罷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無輔二世而亡漢承周秦之後雜而用之前後二代各二百餘年揆其封建不用雖彊弱不適制度舛錯不盡事中然跡其衰亡恒在同姓失職諸侯微時不在彊盛

昔呂氏作亂幸賴齊代之援以寧社稷七國叛逆梁王
捍之卒弭其難自是之後威權削奪諸侯止食租奉甚
者至乘牛車是以王莽得擅本朝遂其姦謀傾蕩天下
毒流生靈光武紹起雖封樹子弟而不建成國之制祚
亦不延魏氏承之圈閉親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傾
天命移在陛下長短之應禍福之徵可見於此又魏氏
雖正位居體南面稱帝然三方未賓正朔有所不加實
有戰國相持之勢大晉之興宣帝定燕太祖平蜀陛下
滅吳可謂功格天地土廣三王舟車所至人迹所及皆
爲臣妾四海大同始於今日宜承大勲之籍及陛下盛

明之時開啟土宇使同姓必王建久安於萬載垂長世
於無窮臣又聞國有任臣則安有重臣則亂而王制人
君立予以適不以長立適以長不以賢此事情之不可
易者也而賢明至少不肖至衆此固天理之常也物類
相求感應而至又自然也是以闇君在位則重臣盈朝
明后臨政則任臣列職夫任臣之與重臣俱執國統而
立斷者也然成敗相反邪正相背其故何也重臣假所
資以樹私任臣因所藉以盡公盡公者政之本也樹私
者亂之源也推斯言之則泰日少亂日多政教漸頽欲
國之無危不可得也又非徒唯然而已借令愚劣之嗣

蒙先哲之遺緒得中賢之佐而樹國本根不深無幹輔之固則所謂任臣者化而爲重臣矣何則國有可傾之勢則執權者見疑衆疑難以自信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旣厚藩屏彊禦雖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懼曩之所謂重臣者今悉反忠而爲任臣矣何則理無危勢懷不自猜忠誠得著不惕於邪故也聖王知賢哲之不世及故立相持之勢以御其臣是以五等旣列臣無忠慢同於竭節以徇其上羣后旣建繼體賢鄙亦均一契等於無慮且樹國苟固則所任之臣得賢益理次委中智亦足以安何則勢固易持故也然則建邦

苟盡其理則無向不可是以周室自成康以下逮至宣
王宣王之後到于赧王其間歷載朝無名臣而宗廟不
隕者諸侯維持之也故曰爲社稷計莫若建國夫邪正
逆順者人心之所繫服也今之建置宜審量事勢使諸
侯率義而動同忿俱奮令其力足以維帶京邑若包藏
禍心惕於邪而起孤立無黨所蒙之藉不足獨以有爲
然齊此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善識事勢之士深共籌
之建侯之理使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祚傳之無
窮上下一心愛國如家視百姓如子然後能保荷天祿
兼翼王室今諸王裂土皆兼於古之諸侯而君賤其爵

臣耻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故也今之建置宜使率由舊章一如古典然人心繫常不累十年好惡未改情願未移臣之愚慮以爲宜早創大制遲迴衆望猶在十年之外然後能令君臣各安其位榮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藩輔如今之爲適足以虧天府之藏徒棄穀帛之資無補鎮國衛上之勢也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國後雖王之子孫無復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親疎轉有所廢以有所樹則是郡縣之職非建國之制今宜豫開此地令十世之內使親者得轉處近十世之遠近郊地盡然後親疎相維不得

復如十世之內然猶樹親有所遲天下都滿已彌數百
千年矣今方始封而親疎倒施甚非所宜宜更大量天
下土田方里之數都更裂土分人以王同姓使親疎遠
近不錯其宜然後可以永安古者封國大者不過土方
百里然後人數殷衆境內必盈其力足以備克制度今
雖一國周環近將千里然力實寡不足以奉國典所遇
不同故當因時制宜以盡事適今宜令諸王國容少而
軍容多然於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須漸
而備之不得頓設也須車甲器械旣具羣臣乃服綵章
倉廩已實乃營宮室百姓已足乃備官司境內克實乃

作禮樂唯宗廟社稷則先建之至於境內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內史國相命於天子其餘衆職及死生之斷穀帛資實慶賞刑威非封爵者悉得專之今臣所舉二端蓋事之大較其所不載應在二端之屬者以此爲率今諸國本一郡之政耳若備舊典則官司以數事所不須而以虛制損實力至於慶賞刑斷所以衛下之權不重則無以威衆人而衛上故臣之愚慮欲令諸侯權具國容少而軍容多然亦終於必備今事爲宜周之建侯長享其國與王者並遠者僅將千載近者猶數百年漢之諸王傳祚暨至曾玄人性不甚相遠古今一揆而短長